

小皮匠

○徐秀米

前几年,我对自我形象的审美定位一度走入误区,着装一向休闲、中性的我,在年过半百之际竟开始了对高跟鞋配长裙的淑女风的追逐,而现实是,好多高跟鞋被买回家之后就成了“陈列款”,且无一例外。每次看着这些鞋,十分纠结,留着吧,占空间;扔了吧,又心疼,毕竟皮质好,款式也不过时。有个专业处理鞋问题的“某博士”店老板说,其中有一双鞋的后跟可以砍去一截,但因久置不穿,帮底间有脱胶现象,修补任务难度度大,故工钱需要120元。旁边马上有人说,那不如再添点钱,买一双新的低跟鞋,好歹是新的。于是,这鞋就跑进了我汽车的后备箱里呆着,完美地以“好像留着又像扔了”的方式解开了我一直纠结的心结。

有一天偶然在虹桥老街闲逛,恰好看见一个修鞋摊摆在路边,很自然就想起我的鞋,我抱着“让自己死心”的心态试问了一下,完全没有料到“好搞”两个字笃定且轻松地从师傅嘴里飘出来。他跟我确认了我的需求后,说次日来取。我表示我确实来一趟不是很方便,此地与家、与上班地都相隔很远。师傅很好说话,当即便停下手里的活,拿起我的鞋子先干了起来。他示意我可以先一旁坐坐,也可以出去逛一圈再来取。他说不管怎样,这活都要点时间干的。

师傅旁边坐着好多架着腿,抽着烟,一副阅尽人间沧桑的老男人,我不想经历落座前的被众目光齐刷刷盯着的一幕,就远远地跑师傅对面站着等。因为隔条街路,我可以清晰而全面地观察到:师傅前面的一个带轮子的木制箱式小推车,推车一旁放着一个缝纫机头,箱体正上放着修鞋用的材料和工具,箱体外侧用红漆写着电话号码和招牌名——小皮匠。很多人经过时都喜欢有意无意地读出声来,好像这名字很顽皮,故意搏人取乐似的。其实,以前手艺人干了一辈子行当,都可能没机会用上尊姓大名。在社会上的称呼就是职业工种前按年纪加上老或小,或者也有按姓氏加赵钱孙李等,所以,人们到处会听到诸如小木匠、老裁缝、王电工等名称。倘若一条街上有多个同姓的匠人,就再于前头加上地段限定,以示区别,比如上街头的小皮匠,一见面直接明了,不像现在各行各业都称老师,神秘得很,搞得人不知云里雾里。

小皮匠之所以叫小皮匠,一来估计当时年纪小,二来肯定个子也小。小皮匠坐在小凳上,不大的鞋摊会挡掉他很大一部分,我在远处便不能看清人的全貌,只能看到胸前一块皮质的围裙,围裙铺到弯起的两腿上,鞋子恰好稳稳地放在皮面上,从他微微低头的样子以及手臂连续一伸一伸的动作也能推断他正用锉刀一下一下锉着鞋子的某个地方。但不一会儿他的脸全露了出来,大概时给脱胶的地方上线,他整个人拗到缝纫机头一边,把鞋子放在针脚下一针一针地沿着脱缝走线。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笑眯眯完成的,笑眯眯摇头,笑眯眯地剪线头,笑眯眯地不满意重新来,与此同时,还笑眯眯与每一个坐在周围的人搭腔,不知道他是生就一张笑脸,还是常笑让他脸颊的苹果肌特别圆润和饱满。总之,他的样子让人觉得他从来没有过烦恼。

我趁他旁边终于空了,就赶紧去他旁边拿了一个帆布绑的小凳子坐了下来。他说正好可以试试鞋了,鞋子微调了二三次后彻底收工。我问工钱多少,他笑眯眯伸出5个手指。我微信扫了他的收款码,收到50元的语音大声通知了他。我说谢谢师傅。他说我可得谢谢你,5块钱的工钱你居然付了50,一下把我搞发财了。他边说边笑,还笑出哮喘般的声音,45元的找零现金好像也蒙了一层笑声,被放在我的鞋袋里一起递给了我。我执意一半,他说那就一半的一半吧。

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还是鞋子“去高跟化”的老问题,因为距第一次修鞋时间不太长,他还能记得我,很快就和熟人似的寒暄了。他16岁在县城跟一个老鞋匠学徒,那时得走路去十几公里外的师傅家,再从师傅家把修鞋摊挑到街上的一个固定的闹市旁,因为走路太多,一年下来要穿破好几双鞋,家里兄弟姐妹多,又穷,买不起别的鞋,只能穿妈妈手工做的鞋,所以打那时起,他觉得会修鞋就是对妈妈的爱。他努力勤奋也手巧,师傅带了他两年,就建议他出师单干了。

19岁时,他在虹桥桥头自己摆摊单干了。那时最主要的生意就是给人“上鞋”——人们自己纳鞋底,做鞋帮,然后拿到小皮匠处,用锥子和大针把鞋底和鞋帮缝合起来,一双完整的布鞋就成了。后来鞋子的种类多了,材质、样式、用途都复杂了,技术活的活也就多了,工具也迭代更新了好几代,单单修拉链,就从鞋子的修到裤子、衣服和各种包上的,生意兴旺得不得了。后来,人们生活水平渐渐好了,大批量的修补业务也就渐渐稀薄了,但零零碎碎的活计也让他从早到晚没得停。小皮匠有自己固定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出摊,晚上太阳落山辰光收摊。早上出门买菜的人,顺便就带上需要修理的东西,交于他摊前,等买完菜回过头来带回家。尤其是到学生开学前,从早到晚要修很多拉链坏掉的书包。

有段时间我去我妈家,有事没事会从长和公路弯进老街,特意经过小皮匠摊前,有时会下车聊几句,有时就只是往他那儿看一眼,每次箱体上红漆写的小皮匠三个字跃入眼中,我就莫名开心。他摊旁大多时候很热闹,顾客有,聊天客也有,遇到天气不好,也会什么生意也没有。但他也不着急,照样笑眯眯地把摊摆在老地方,晚上到点了笑眯眯推回家,风雨无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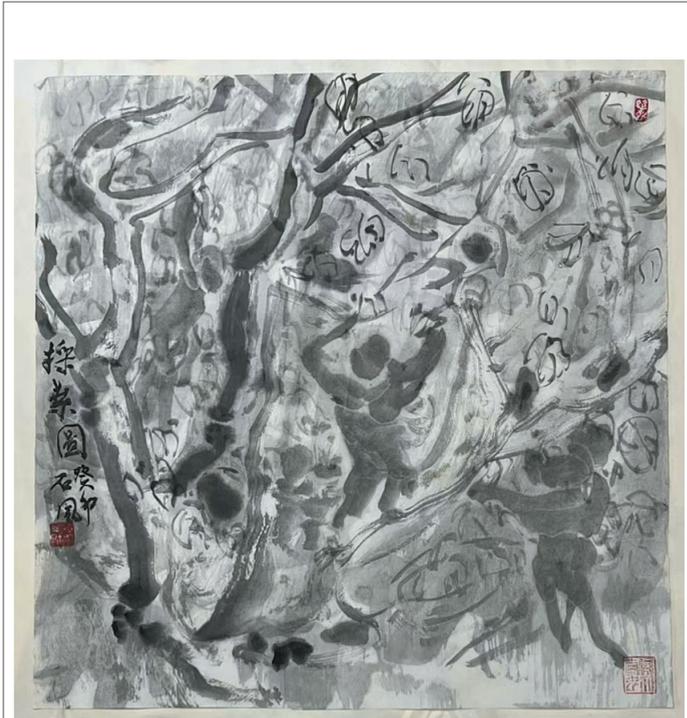
我曾经在上班上得极度疲惫极度沮丧后的休息日,想出门放松,但总又想不出要去哪里,但车一动,就不自觉会往小皮匠那儿开去,拿个小板凳在摊前坐会儿,寒暄一阵,心里的那种悲凄情绪便神奇地消失了。

我老问他,你累吗?他总说还好。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周围人说他修鞋38年了,很少有不干的日子。你不嫌烦吗?他说不烦,大钱挣不到,小钱每天都有,挺知足了的。他的手有很多裂开的口子,并且裂缝里全是黑乎乎的鞋油机油啥的,我说你为啥不戴手套呢?他说那样摸在鞋上心中没数,不同质感的鞋子做法、用力都不一样。我说那你每天护理一下吧,他说习惯了,老皮老肉没事的。

有一回,顾客坚持立等立取,他忙得晚了,走的时候相当匆忙,我说你一个自由人,有必要这么抢时间么?他说老婆、儿子媳妇还有一个没出嫁的老姑娘都在等着他回家下厨掌勺呢。他依旧边说边笑,但那回一笑,流动的娇媚,幸福和满足滴得满街满巷,蔚然满目。

我望着他远走的背影,仿佛看见匈牙利作曲家约卡伊·莫尔笔下的那个穷鞋匠,正带着自己的九个孩子从租住的房子里走出来与他同行,“他们十分快乐,仿佛整幢大房子都是属于他们的。至于这幢大房子的主人,却孤独地在他那九个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只是纳闷:在这无聊的世界上,别人为什么这样快乐?”

夕阳成球,无意滚落在老街的尽头,四望人间,迟迟吾行。



采桑图 (水墨)
石风

人类穴居后的灵感之一就是发明了窗。“窗”最初写作“囱”,属于象形字。《说文解字》释之为“囱,在墙曰牖,在屋曰囱。象形”;段玉裁又注“屋,在上者也”。如此说来,远古先民的穴居之口开在屋顶,窗最早应该是指“天窗”,窗开在屋顶,牖开在墙上。但在生活中,多数人并不在意“窗、牖”之别,二字界限很模糊,并逐渐通用。在我看来,“窗”算是常用字,“牖”却是生僻字,我第一次学到“牖”字,是在高中时期课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中。

我最初感知到窗的存在也是一扇天窗。我们这边的乡村,聚族而居,一排七八户人家,房屋的格局一致,都是三进深。中间屋子,采光条件不好,屋顶上通常会置天窗。一条窄窄的长方形玻璃,太阳光投射下来,形成一道光束,日影移动,让人感受光阴的步伐。小时候,我经常被天窗投下的光影迷惑,看微小虫,于光柱之中,上下漫飞。

老屋设天井连通灶间和室内,使原本阴暗潮湿的农村土木建筑的照明和通风得以改善。天井宽一米左右,长三米多。灶间和室内连接处的通道,上覆瓦片,但常常漏雨;下置阴沟,但常常积水。过道西面半墙置一块大青砖,就成了一家人洗漱之地。东面墙上开了一个木质小推窗,这扇东窗,没有迎来春风,却发生过一些不美好的事。在我印象里,老屋东面的小推窗从没有打开过。东邻男主人性暴戾,家里常常鸡犬不宁。

我家的老屋,其实只有一扇窗,那就是南窗。南窗架在天井之上,我和姐姐的床紧靠在窗下。床前置一大木桌,是我营生的主要阵地。桌上有针线箩、大剪刀、算盘及账本等诸多物什。妈妈的针线活,都

麦子进仓后,田野就空旷起来。稻禾是插种下去了,但小时候的它们不起眼,不招摇,一股弱不禁风的样子。

但它们求强求优的初心没改呀,经过不断的吸纳、储存,不断的历练、拼搏,无需多少时日,就强健了筋骨,壮大了阵营。它们转过了一座山头,绕过了江流,卷起了一个又一个大潮,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绿浪,抬高了田野的底座,丰饶了田野的骨质。

绿意盎然中,稻禾分蘖、发棵,稻秆开花、扬穗,一年的期盼终于落到了实处。田野总归是有成就也是充满希望的!

稻禾不会做诗,却能像诗一样地抒情

稻禾不会做诗,却能像诗一样地抒情;稻禾不会跟风,却能像风一样地咆哮。虽说是清一色的绿,但绿得自信,绿得坦然,绿得健壮;虽说是不善言辞,但能打打太极,跳跳排舞,练练拳脚。

在成长的过程中,稻禾们都会自我调节,自我修整,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实力。它们会珍视每一寸土地,让无垠的铺排不打折扣;它们会用好每一滴水流,让奔涌的绿浪不失灵秀;它们会注重每

在这个大木桌上完成,一家大小缝缝补补,过年的新鞋子,都需手工制作。妈妈又是生产队会计,“噼里啪啦”,算盘打得飞快,核计工分、分量分柴、粮票布票,一分一厘,都不允许差错。南窗带来美意,至今不忘。我一直喜欢种植,或许也是这个南窗为我打开了通往花境的秘密通道,真不得而知。在这个长方形小空间里,我和姐姐往天井里撒一些植物种子,就点觥了这三五平方米,使这个方寸之地有了非凡气息。凤仙花,花瓣可以染指甲,植株挺拔。鸡冠花,状如鸡冠,花色浓艳,有丝绒质感。窗台上,旧脸盆里还有太阳花。我最喜欢一种蓝色牵牛花,花瓣轻柔而薄,牵牛花俗称朝颜,开不到中午就萎蔫了。牵牛花,需要攀援,姐姐就在窗棂上,绊了几根粗棉线,牵牛花顺着棉线往上生长,甚至攀援到屋内了。还有一些平常物种,都很好养护。直到十四岁,我家搬进了新建的楼房,从此与老屋告别。南窗带来的明媚,点亮了我整个童年,每一个星月交辉的夜晚,听着窗外蟋蟀入眠;每一个晨曦初绽的清晨,在花儿芬芳中醒来。

城市的窗子,都是格式化的存在,千篇一律,缺乏美感。我家原先的房子,虽然布局不尽合理,但幸亏屋子西面一个八角形飘窗,补足了整个屋子的光线。西窗之下,置一矮几,花花草草瓶瓶罐罐罗列其上,使平常居室增添很多色调。窗边我种植最成功的是多肉植物玉露。这西窗使整个客厅有了灵魂,冬日午后,一杯咖啡,一本闲书,阳光斜照,玉露晶莹剔透,宝石一般。搬了新家,我拥有了一间小小书房。除了上班,我日常的备课、阅读与写作,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度过。北窗的光是那般清淡而隐约,反射而不直接。暮春季节,夕阳

反射的余光,投射到墙面上,柔柔的,透出点微黄的神色,格外沉静。去年冬天,下了一点薄雪,北窗之外,一弯小径,几棵老树,纯然一幅静谧古拙的画。

作为一位后知后觉的人,很多常识我其实全靠体悟而得。我在静默里长大,感受景随情迁,物随星移。人到中年,我参加一个名师培训班,某个下午聆听一位教授讲座。期间教授突然发问“生命的觉悟,哪能全靠体悟?这样太慢太慢了。”教授语气里满是遗憾,甚至有些谴责,话筒把他的声音扩大,声波震荡了起来,让我的心也起了震荡。幸运的是,我内心并不拘泥,更没有变得封闭与狭隘,并且我通过阅读,慢慢地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窗”这一建筑构建,在我的脑海里,除了生活环境中真实感受到的物质形态之外,早已和精神性的诗歌意象结合成了审美的存在。

诗人们就非常喜爱咏窗,多年里我读到极多的“窗”诗,诗人们喜欢将自己的生活情感付诸于窗,抒写点染了缤纷的窗世界。诗人描述心中的画面,或思念闺中的亲人时,首先映入脑海的可能就是那扇开或闭的小窗,你看苏轼悼念夫人脑海里浮现的场景便是“小轩窗,正梳妆”。以窗寄情、以窗思亲、以窗志趣,“窗”成为文人心中“家园”“思念”“情志”的代名词,无论哪一个朝向的窗子,都给诗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慢慢的木质或金属质地的窗,他们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在我心里,窗不再坚硬冰冷,而变得柔软温情。古人写东窗很少取“东窗事发”之意,一般都表达闲适、隐逸之情。王维和李白,都写过东窗。王维“诤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表现归隐的选

田野的回响

○杨菊三

一道肥力,让挺拔的胸膛不再干瘪。它们就在时序的递进中挥毫泼墨,它们就在季节的变换中书写崭新的篇章!

稻花深知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稻晾花的时候,风已经躲起来了。白洁的花,稀疏的,细细的,隐在有点张扬的叶脉下,衬在带些稚气的谷穗上。这花总是那么的小心翼翼,似乎带点儿羞涩,没有玫瑰的铿锵,也无芙蓉的娇情。这花总是那么得乖巧,没有木槿的高挑,也无紫薇的激越。

稻花深知自己的使命与担当,无以张扬,无以显摆,将调门定得很低。

故而开放的时候,只是闲闲地开,晾花的时候,只是轻轻地晾,也不去惊动蝴蝶,也不去骚扰蜜蜂。

它的初衷就是为了结果呀,就是为了一个个穗的意气奋发呀。

它想到了,也做到了。

稻从扬花的那一刻起,就有了穗的酝酿

稻扬穗的时候,布谷鸟归巢了。种子下地以后,一生都在路上。经过

胡枝子花

○俞力佳

第一次注意胡枝子花,因一大片细碎的紫色。是秋天,在朋友车里,我们从海拔300米的云巢山顶返回,山腰上翻飞紫色小花,半藤蔓状的枝条垂挂匍匐在斜坡上,加上傍晚斜照的散射光。

这时我的特异功能是呆子状,叫道:“看!看!”

停车,较陡的斜坡,隔着大概七八米的杂生灌木丛,紫花在灌木丛的那一边,欢笑一样。车里的男性朋友下车为我们折来一抱,够我和L分享。

我并没有在意它的名字,江南的丘陵地带不乏动物小花,它们若特别打动你,一是你遇到了它的花期,二是可能光线好,光线是一位引导者。

三是,刚巧,你心里有那么一点温情。带花回家,当时大家热心玩微博,在那里我结交的几位有植物学专长的朋友,有人见了我拍的照片,在评论区写:“胡枝子。”

我为这个名字惊讶了一下的。太恰当了,像一个女孩的名字。普通,小小的美貌。于是忘记了。我忘记了很多花的名字,也记住一些。

后来数次在山里遇到胡枝子花,单株的,站在农舍或公路旁,大概是经过修剪的,规整、好看,但寂寞。那种胡枝子,就像初秋时某只蟋蟀叫了一声,在远一点的地方另一只也随之叫了一声,搞不清是蟋蟀叫还是你心里的回应。秋天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奇妙。

而初见云巢山的那片胡枝子,是很多女孩子喜气洋洋挤翻在一起的样子。

为了那些胡枝子,我们倒车、行注

窗之随想

○马利云

反射的余光,投射到墙面上,柔柔的,透出点微黄的神色,格外沉静。去年冬天,下了一点薄雪,北窗之外,一弯小径,几棵老树,纯然一幅静谧古拙的画。

作为一位后知后觉的人,很多常识我其实全靠体悟而得。我在静默里长大,感受景随情迁,物随星移。人到中年,我参加一个名师培训班,某个下午聆听一位教授讲座。期间教授突然发问“生命的觉悟,哪能全靠体悟?这样太慢太慢了。”教授语气里满是遗憾,甚至有些谴责,话筒把他的声音扩大,声波震荡了起来,让我的心也起了震荡。幸运的是,我内心并不拘泥,更没有变得封闭与狭隘,并且我通过阅读,慢慢地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窗”这一建筑构建,在我的脑海里,除了生活环境

中真实感受到的物质形态之外,早已和精神性的诗歌意象结合成了审美的存在。诗人们就非常喜爱咏窗,多年里我读到极多的“窗”诗,诗人们喜欢将自己的生活情感付诸于窗,抒写点染了缤纷的窗世界。诗人描述心中的画面,或思念闺中的亲人时,首先映入脑海的可能就是那扇开或闭的小窗,你看苏轼悼念夫人脑海里浮现的场景便是“小轩窗,正梳妆”。以窗寄情、以窗思亲、以窗志趣,“窗”成为文人心中“家园”“思念”“情志”的代名词,无论哪一个朝向的窗子,都给诗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慢慢的木质或金属质地的窗,他们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在我心里,窗不再坚硬冰冷,而变得柔软温情。古人写东窗很少取“东窗事发”之意,一般都表达闲适、隐逸之情。王维和李白,都写过东窗。王维“诤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表现归隐的选

择;李白“晚酌东窗下,流莺复在兹。春风与醉客,今日乃相宜”也表明隐逸意趣。“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句子,因为陶渊明的影响力,“南窗”成为典故。杜牧“溪头正雨归不得,辜负南窗一卧眠”,就用南窗之典,含隐逸高蹈之思。西窗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一说写友情,一说写爱情,至今没有定论,但西窗共剪的画面早已定格在所有中国人的脑海里了。白居易特别喜欢写“西窗”,“西窗明且暖,晚坐卷书帷”“西窗独暗坐,满耳新蛩声”“西窗竹阴下,竟日有余清”,但总觉得蕴藉不足。李商隐影响之下,西窗就变成了表现高雅韵味的意象,西窗独坐,西窗听虫,西窗栖阴,后期诗人关于西窗抒写,都有一种能够引发特定或者微妙情感,让人想到生命的短暂、人生的苦痛及分离的无奈。对北窗的抒写最让人称道者仍是陶渊明,“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在这里由树阴、鸟鸣、北窗、凉风等共同构筑一个舒适环境,“北窗下卧”成为隐逸生活的代名词。陶渊明之后,李白、孟浩然、白居易等人都有受陶渊明之咏影响而写北窗,高卧北窗其实是一种傲世独立的姿态。

窗的朝向固然能引发诗情,其实窗的花纹、质地、颜色、形态等等,都是入诗的素材,因为有千万扇窗,就有千万种风光,有千万扇窗户,就有千万种情思。正所谓“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窗里窗外都是诗意。窗,是有情味的,有寄寓,窗也是会说话的。

不断的历练,羽毛丰盈了,腿脚矫健了,腰杆挺拔了。在枫叶泛红时,终于大功告成。其实,稻从扬花的那一刻起,就有了穗的酝酿,当然期间还有一个灌浆的过程,还有一个成熟的等待。此时的太阳会自告奋勇地来助助力,此时的月亮会满怀深情地来鼓鼓劲,让金黄的谷子不至于输在终点冲刺的那一刹。

聪明的稻谷不会在大功告成之时晕头转向,而是将穗埋得深深的;乖巧的稻谷不会在胜利面前不辨西东,而是将穗压得低低的。又是一个丰收季,稻浪滚滚,笑语阵阵……

“开镰啰!”一声粗犷的喊叫,打破了田野的沉寂

起了个大早,今天要开镰了。收割水稻,在过去是天大的农事:开镰歌要唱一曲,丰收鼓要敲一阵,还得弯腰弓背一二十天,才有可能大功告成。

现如今,最为苦涩的那一页已然翻了篇,一切的田间作业,几乎都由机械化替代,你也不用着急,你也解除了烦恼,满可以睡到自然醒,鸡叫三遍再下田也不会误了季节。

当然,机上的油料要备足,扁担箩筐

目视、下车、靠近。

朋友见我痴,开玩笑道:替你挖回去算了。

我是心动的,要不是看着像是有主树,真挖了。

去年早春,因疫情而外出有所禁忌,我惦念山中胡枝子盛开的样子,也不知道接下去的秋天可不可能拜访它们,想到可以在网店找找胡枝子。果然有,卖草药的店家,他家有六年龄的胡枝子。

我问店家:是真的胡枝子吧?开紫色小花的那种。

店家简短回复:“是。”下单买了两棵。接着因疫情发货困难,店家通知说可以申请退款。我回复不必,我可以等。店家似乎蛮感性,回复说谢谢体谅。

疫情期间的一点温暖小对话,我没有再回答。

当时我没想到体谅,我只是等秋时山泉一样流淌的小花。喜欢花的时候,身边同时会有友好的氛围吧。

终于,过了数月,快夏天了,收到三棵胡枝子。店家特意说:我送你一棵。

今年,此时,胡枝子的样子很不错了,茂密的枝条,密密麻麻的小花苞。看着它们,会想到我喜欢的落水雨鞋,每一朵花在另一朵花上得到呼应。

喜欢花的人,何尝不是如此,目光落在胡枝子一节一节的花上,也能溅起些什么吧。

这会儿,我需要再等一等。等它们欢笑。

窗的朝向固然能引发诗情,其实窗的花纹、质地、颜色、形态等等,都是入诗的素材,因为有千万扇窗,就有千万种风光,有千万扇窗户,就有千万种情思。正所谓“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窗里窗外都是诗意。窗,是有情味的,有寄寓,窗也是会说话的。

窗的朝向固然能引发诗情,其实窗的花纹、质地、颜色、形态等等,都是入诗的素材,因为有千万扇窗,就有千万种风光,有千万扇窗户,就有千万种情思。正所谓“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窗里窗外都是诗意。窗,是有情味的,有寄寓,窗也是会说话的。